

红烛

美术学艺术策划与管理 2012 级 郭丽萍

1

我叫晴晴，我年少时的梦想，就是嫁与你为妻。

姥爷抚摸着我的头发“呦，你这个倔强的姑娘。”窗外的风在夜里呼呼作响，我用手挑挑红烛的灯芯。姥爷说，头发黑亮又多的姑娘，要比别的姑娘倔强的多。

村东头的阿威进城打工去了，隔壁的兰兰嫁人了。“我们晴晴想嫁谁啊？姑娘大了就留不住喽。”我伏在姥爷的胸口，听着他的呼吸，仿佛旧旧手风琴发出缓慢沉重的呼吸声。

“我也想进城，我想学裁剪。”父亲离开的早，母亲受到打击一病不起，家里就剩下姥爷还硬朗的身子骨，我又是女孩，做不了什么重活，总要学一些以后能用的到的活计才行。

“哎？姑娘大了就要嫁人了吧，怎么还想着做活。”姥爷宠溺地笑着我“我总要给自己准备点嫁妆钱啊姥爷。”一说到钱，姥爷又满面愁容。“去吧去吧，晴晴懂事点好。去找阿威吧，同村的孩子，总能相互给点照应。”

“嗯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”我别过头去，不让姥爷看到我笑开的嘴角。

我进城了，进了一家技校学裁剪。我联系到了阿威，他给一个工地上搬砖，每天满身灰，住在一个 20 平米的小出租屋里，我偶尔帮洗衣店补补衣服挣点钱，虽然不多但是足够我维持正常花销还能多出

来一点零花钱，每隔两天就买些凉菜去看阿威，看到他因为劳累饿的大吃的时候，我开心极了。

你说我喜欢阿威？恩，我喜欢阿威，一直都是，从未改变过。我爱他年少爬树的利落身影，我爱他凌乱朝气的碎发。从稚气未脱，到青涩懵懂。如今他进城来打拼，我愿意陪他同甘共苦。我也想嫁人，但是我只想嫁他。

阿威经常有时候不开心，刚出来打拼，没有谁是容易的。安慰他的同时，我也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等学够了两年，我顺利进入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拿到前三个月的工资后，我和阿威回了趟我家，因为姥爷的病开始变严重了。

一切都在变好，可是姥爷的哮喘却不乐观，有时候睡觉时会咳的满脸通红，要随时有人照顾。妈妈坐在桌边缝衣服，她憔悴的面容下却比以前平静了很多。阿威来我家给我们做了饭，和妈妈聊聊天就走了。姥爷在睡觉，呼吸还比较匀称，我开始愣神，想起了以前姥爷如旧手风琴的一般的呼吸声。

“晴晴啊，你和阿威怎么样。”屋里的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

“妈妈，姥爷有没有好转？”妈妈没有抬头，我猜她不会看到我红红的脸颊。

“姥爷老了嘛，这不是天凉了吗，难免不舒服。有我照顾会慢慢好的。”妈妈抬头看了姥爷一眼，担心我们的讲话惊醒了姥爷。

“那你呢？还有没有因为爸爸难过啊。”

“哎，怎么说呢晴晴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没有谁会一直惦记着过去，我偶尔回想以前就挺开心的。毕竟我人生大半部分都是你爸爸，我知足，我嫁的是自己最爱的人啊，我还有你姥爷有你，这就够啦。”她甚至有一些淡淡的笑容，脸上的皱纹也变得温暖。“所以，晴晴喜欢阿威吗？我看这小伙子不错哦。”

“妈……”我盯着自己脚尖。

“人家阿威刚刚和我说起你也是脸红，你们啊，还真是像呢。”

那一刻，仿佛心底涌出了蜜。

半年后，我也出嫁了，嫁给了阿威。我们是伴侣，我们如家人，我们早就融入了对方的全部生活里，他爱我，一如我爱他。

如此，时光如初，正如我年少时的梦想，嫁与你为妻。

2

我年少时的梦想，就是有一番事业，娶到心爱的她。

我叫阿威。我喜欢兰兰，可是她却嫁人了。

我和兰兰还有晴晴一起长大，同村的只有我们三个比较同龄，兰兰的身躯纤细瘦弱，我喜欢她的细弱的麻花辫，我喜欢她苍白的脚踝，我喜欢她大大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别人，却对我笑。我甚至很多次偷偷跟着她到小河边，看她打水，麻花辫旁边刚好可以露出白净的脸庞，

还可以看到她不经意间微笑浅浅的酒窝。我很多次都好想上前去和她讲话，哪怕只是打一句招呼，但是每次看到她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，我更怕她看到我关注她，我觉得我不可能和她在一起的，因为，因为我家太穷了。

但是每每我知道我和她不可能，我却越发地想要看到她，这种情绪几乎折磨我发疯，我想要和她在一起，牵她的手。我越来越想要向命运抗争，我想要去城市打拼，我想要出人头地让她父母对我刮目相看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带兰兰私奔。

那天傍晚，灿烂的云霞将天空浸染成一片灿烂的金红色，鸟群划过天空，在河面上留下倒影。河边的兰兰仿佛是上天所赐予我的礼物。她在洗衣服，柔嫩的手撩起刘海，和我对视中的她，明亮的眼中尽是我的身影。她对我笑，她的唇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夕阳色。

我忽然像断电了一般“我喜欢你，你呢？”

她又笑了，却紧紧的抿住唇。点点头，低下流转的目光不再看我。

“和我去城里吧，我会在那里挣钱养你，我会对你好。”

她没有说话，我扶住她的肩膀她才微微抬起头来，目光里满是灼热。我想我能懂，她和我一样渴望新的世界，渴望和我在一起。

“我们，今晚私奔吧。”说罢，我吻上她的唇。

我想我所有的血液都幻化成了天边的晚霞。晚霞下绚丽的河水，是我源源不竭的青春梦想，奔流不息又充满希望。

晚上我如约等候在小河旁，从满心期待手足无措，到想到将来欣喜若狂。我甚至产生了幻觉，我似乎能听到由远及近的兰兰的脚步声，

我盼望能给她一个永恒的拥抱。

可是我没有等到兰兰。她没有来。整整一个夜晚只有河水的流淌声和着我的心跳，越来越慢，我手边的红烛燃烧殆尽，仿佛这黑夜永不能消逝。

我坐在河边，直到了天亮。太阳又一次出现，我很疲倦，却欲哭无泪。是不是她在夜里迷了路。是不是她忘记了我们的约定。是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的自作多情而将她的害羞误认成了喜欢。是不是，她其实也是瞧不起我的，后知后觉之后，只能将昨天这一切当做给我的玩笑。

我在第三天试图去找她，可是她没有了人影。家里只剩下了她的父亲，我怯懦地来到她家门口，看到在门口蹲着抽烟的他：“阿威啊，你找兰兰？”“嗯。”“以后别找她了，她去县里了，前天晚上走的。”

所以是在和我约定的夜晚吗。所以，我猜对了吧，这一切是给我的玩笑。

后来兰兰要结婚了，知道消息之后我没有愤怒没有悲伤，她这样的好姑娘，是应该被人珍惜的，既然不能和我心爱的姑娘永恒，我希望能再多看她一眼，我梦中都是她出嫁红妆的模样。此后，我便能了无牵挂地游荡打拼了吧。

她出嫁那天，她家门口张灯结彩，我远远地在人群中看到了红裙黑发夺目的她，皮肤白皙，想是这半个月生活足够的安逸舒适吧。眼波流转，满目的温柔。如花的笑容，告诉我她很幸福。这是我一直不能想象的到的美丽，风吹起她的红裙，将我吹的泪流。

第二天我便离开，我希望能够忘怀，我希望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。

如今是很多年后了，我在城市已经定居，多年的打拼使我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。我和晴晴在了一起，多年的相濡以沫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晴晴。我现在很爱她，这就是所谓心爱和喜欢的区别吧。

如此甚好，一番事业，心爱的她。不负我青春韶华，不负我日夜梦想。

3

我是兰兰，我年少时的梦想，就是能够走出小山村，能够嫁给阿威。

可是父母却不同意我这样的想法，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安安分分地嫁个好人家，阿威的家庭条件不好，父母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和阿威在一起。我为此哀求过父母，哭过闹过。我准备和阿威私奔，却被父母半夜发觉院里的动静，妈妈坐在地上哭“你要是走了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！兰兰我白养你这么大，不能留在身边有什么用！”我站在院子里艰难地思索，直到泪流满面，父亲在旁边沉默地抽着烟不说话。我知道他也许会愿意我拥有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他对母亲的爱还是让他最终选择沉默不语。

最终我决定留下，我冲进自己的屋子，打翻桌上的红烛，闷在黑

暗的屋里哭。任凭门外的父母怎么敲门，我都不肯开门。我仿佛是一只笼中的白鸽，看似温顺羽毛干净洁白，可是我眼中的固执却未曾泯灭，我也有飞翔的翅膀，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被禁锢。

我终于明白梦想是多么遥远的事情，就是你梦里所想，却永不能达到的事情。

于是我拿起剪刀，戳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沉重的剪刀落地声之后，我隐约听见门外妈妈尖叫的声音，但是对不起妈妈，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。

我好像做了很长很长的梦，很多的片段像电影一样快进，杂乱无章中带着古老又模糊磨损的刺啦声。我梦见了阿威爬树我和晴晴在树下欢呼，我梦见他要我和他私奔时的眼中的坚定，让我有泪在即。我梦见我去小河边打水，却感觉到阿威偷偷跟着我，我想确认一下却不好意思回头。我看到了他躲在树后露出来的衣角，可是我不意思告诉他我看见了。我只能继续假装没看到继续打水。低头的时候，我看到水面上映出我在笑，白白的牙齿好明显啊，我赶快抿住嘴，被他看到可怎么好。

我醒来了，映入眼帘的是县医院白白的天花板，我微微侧头，看到妈妈在旁边憔悴疲倦的睡容，眉头紧锁。这个饱经风霜的妇人，我不能再伤害她了。眼泪流进了我的耳朵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挣扎的力气。

阿威，你知道吗，那天的剪刀戳破的不是我的手腕，是我的翅膀，梦想的翅膀。

我躺了半个月，面容一如以前的温婉，白净的面庞，细弱的眉毛，只是眼眸不再明亮活泼，充满了成熟的隐忍和温柔。病床前坐着一位男士，儒雅端庄，细心地削着苹果。

如此，那天铺十里红妆，那天我笑靥如花，那天我出嫁到县。

只是所嫁之人，不是阿威。